

第1章

在國華醫院裡，梁小靜雙手抱著一個小紙箱正準備搭電梯上樓，忽然有人從她身後拍了下她的背。

「喂，大膽學妹，妳手上拿什麼東西？要不要幫忙？」

見是大她兩屆的同校學姊許智雅，梁小靜笑了笑。「智雅學姊，謝謝，只是一些藥品而已，不重的，不過學姊，妳可不可以不要叫我大膽學妹了，我跟妳說，其實我膽子很小的。」

許智雅聽她這麼說，很不客氣的噗笑了聲。「妳連西瓜刀都敢搶了，這樣還叫膽子很小？我聽說那把西瓜刀長二、三十公分耶，連醫院警衛都不敢上前，難怪大家會叫妳梁大膽，真的很大膽。」

事情發生在七樓的兒童病房。兩個月前一名小病患的父親在提袋裡藏了刀來到醫院，他因為離婚問題導致情緒失控，來醫院挾持自己的兒子，聽說當時情況很危險，就是梁小靜衝上去搶下西瓜刀化解了危機，真的非常膽大。

梁小靜想起那次的挾持事件，想說點什麼，又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她的膽子真的很小，最後只能苦笑了一下，剛好電梯來了，也就沒有再和學姊多說什麼了。

在電梯裡的梁小靜想著，看來大家都不相信她膽子小，現在只能等時間久了自然淡忘，希望大家不要再叫她梁大膽了。

當她走出電梯時，遇到剛好巡完病房要離開的外科醫生蕭君翰，她眼睛一亮，白皙的臉蛋漾出了一抹甜笑。

「君翰哥。」梁小靜覺得自己今天超幸運的，居然在這裡遇見君翰哥，只是一喊完，她隨即緊張的望向四周，幸好並沒有其他醫護人員在這裡。

她和君翰哥以前是對門鄰居，比她年長七歲的君翰哥從小就是個資優生，而且長得很帥，是社區有名的大帥哥，現在則是國華醫院的頭號男神醫生，還上過雜誌呢。

雖然君翰哥跟他媽媽在她高二那年搬家了，不過和她一直保持聯絡，三年前她從護理系畢業，兩年前進入國華醫院工作，和君翰哥成為同事。

從小君翰哥就是她最崇拜的偶像，也是最喜歡的大哥哥，因此在君翰哥希望不要讓醫院其他人知道他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舊識，免得帶來困擾時，她馬上答應，只要是君翰哥不喜歡的事，她就一定不會做。

蕭君翰對梁小靜使了個眼色，示意她跟他到旁邊去，那裡沒有什麼人。

「小靜，剛剛我經過護理站沒有看到妳，原來妳去搬東西，要不要幫忙？」蕭君翰英俊的臉龐微微一笑，很體貼的問著。

「不用了，君翰哥，這個很輕。」梁小靜笑著。

蕭君翰從口袋裡拿出一個很可愛的小零錢包。「這是我上次去香港參加研討會買的，一直想找個時間拿給妳，來，送給妳。」

梁小靜將紙箱先放到地上，然後接過可愛的零錢包，笑道：「這個零錢包很漂亮，我很喜歡，謝謝你，君翰哥。」

蕭君翰看著她臉上清純可愛的笑容，「妳喜歡就好。」

之後蕭君翰走去搭電梯，而梁小靜則抱著紙箱回護理站。

回到護理站，梁小靜發現大家正說著關於蕭君翰的事。

「剛剛蕭醫生站在護理站前，往我們這邊一看，讓人緊張到不行，只能說蕭醫生不愧是我們醫院的頭號男神，真的很帥。」

「蕭醫生再怎麼帥，我們也只能純欣賞，聽說他快死會了。」

「蕭醫生真的要跟王院長的女兒結婚嗎？」

「蕭醫生和院長的女兒都交往兩年了，據說王院長跟人說年底前就會請喝喜酒，現在都快九月了，看來不久後應該就會定下來了。」

「如果真是那樣，那還真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說的人忍不住笑了聲，因為誰是鮮花誰是牛糞，大夥心知肚明。

之後大家各自忙去，將藥品放好的梁小靜，摸著口袋裡的小零錢包，臉上有著濃濃的失落。坐在旁邊的李慧娜，看到梁小靜臉上的表情，嘆了聲：呆。

中午，大家輪流到員工餐廳吃午餐。

李慧娜特地抓著有些失魂落魄的梁小靜到外邊吃午餐，今年三十歲的她，去年六月結婚，目前懷孕七個月，她同時也是小靜的大嫂。

她們來到醫院附近的一家簡餐店吃東西。

李慧娜吃了口牛腩燴飯，覺得味道還不錯，而坐在她對面的梁小靜也吃著一樣的牛腩燴飯，不過看她的表情，應該是吃不出啥味道來。

「小靜，你就忘了心中惦記的那個人吧！我覺得妳應該要好好談場戀愛，不要白白浪費了年輕的美好時光。」李慧娜其實想說的是，像蕭君翰那種虛偽的人渣，到底有啥好惦記的？蕭君翰雖然有著好皮囊，外表看似謙謙君子，可就她看來，那傢伙只是個披著人皮的偽君子罷了，斯文敗類。

明明為了自己的前途，選擇和王院長相貌平凡的女兒交往，卻還不斷來玩弄著她家單純的小姑，在她成為梁家媳婦，和小靜無話不談後，她才知道蕭君翰這幾年送給小靜不少東西，儘管都是些小物品，不是多貴重，可少女心哪能這樣被一再撩撥，當然就惦記起來了，更何況他們之間還有著一起長大的情分在。

小靜兩年前到國華醫院工作，成為她的後輩，當時她就覺得這女孩單純沒有心機，白白嫩嫩的圓臉，雖說不是多美，但笑起來特別的可愛，相處久了還覺得她有點憨憨的。

然後小靜說在她家最常被媽媽罵笨的人是她哥哥，意思是哥哥比小靜還要更憨實，某次機會下認識了小靜的哥哥梁正凱後，發現她哥哥個性憨厚老實，笑起來有些靦腆，聽小靜說她哥哥因為太過「古意」，因此被前女友給甩了，當下她決定倒追梁正凱。

她在單親家庭中長大，一直很渴望有個溫暖的家，她的戀愛次數並不少，但男人運可說是很差，從沒有遇到個好的，最後一任男友還是渾的，不但要她的錢還想要傷害她。

反觀她老公真的是個很好的人，是個真正溫柔又體貼的好男人，雖然只是一家進出口公司的業務員，但工作認真又腳踏實地，因此被老闆提升當主任，兩人從交往到婚後，別說吵架了，連鬥個嘴也沒有，加上公婆和小姑人都很好，她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能成為梁家的媳婦。

才剛想到老公，老公便打電話來了。

「老婆，昨晚睡前妳不是說很想去逛夜市吃東西嗎？今天我會早點離開公司，去醫院接妳下

班，我們去逛夜市。」

李慧娜笑了，誰說一定要大富大貴才能過得幸福？「好，我順便問問小靜要不要一起去，到時候再跟你說。」

見到大嫂收了線，梁小靜問：「我哥打來的？」

「對，他說晚上要去逛夜市，妳也跟我們一起去吧。」

「好啊，我也很久沒有去夜市了。」梁小靜期待晚上去夜市吃東西。

「小靜，妳看看我跟妳哥，日子過得多麼自在快樂，所以妳也快點找個人談戀愛吧。我們不要求對方的條件要多好，只要真心對妳好就行了。」李慧娜以過來人的經驗勸著小靜。

「其實大嫂妳說的我都懂，只是……」只是她從小就很喜歡君翰哥，喜歡很多年了，甚至當護理人員也是因為君翰哥，那時她想自己肯定是考不上醫學院當醫生的，因此她決定當護理師。

兩年前她到國華醫院工作，才聽說了君翰哥跟院長千金王亦瑄交往的事，王亦瑄也在國華醫院上班，是資訊室的主任，跟大嫂同年紀。

之後君翰哥送她迎新禮物，當時她問起他和王主任交往的事，君翰哥說那就只是個人情交往，要她以後不要再問了，也是，她只是個鄰家妹妹，那是君翰哥的私事，她也沒立場過問。

「小靜，妳剛剛不是也聽到了，院長說年底要請喝喜酒，所謂空穴不來風，肯定是真的，所以，把妳放在蕭醫生那裡的心思收回來，這樣妳才不會受到傷害。」李慧娜也明白，若自己喜歡一個人那麼多年，一下子要收回那分心意肯定不容易，不過不容易也得收，不然有可能會受傷。

蕭君翰雖跟小靜說他是因為院長人情而不得不跟王亦瑄交往，這種話騙小靜那種單純丫頭還行，她可是聽人說是蕭君翰主動先追求王亦瑄的，不過有一點她不是很懂，蕭君翰若是喜歡小靜，為何前幾年不跟小靜交往呢？反而到後來又常送小禮物，她真的不明白了。

不過能確定的是，蕭君翰絕對不是大家所以為的溫和有禮的君子，因此小靜還是早點跟他切斷關係比較好。

梁小靜知道大嫂跟她媽媽一樣都為她擔心，因此才勸她別再想著蕭君翰的事了，因此她笑了笑。「大嫂，妳不用擔心，我覺得君翰哥只是把我當成妹妹而已，我決定了，就喜歡到他結婚的那一天。」

「妳這真的是……」李慧娜都不知道該罵她太笨還是太痴情了。「算了，妳能想明白就好，快點吃吧！」

兩人吃完午餐，又各買了一杯手搖飲料後，這才回去醫院工作。

梁正凱晚上六點左右開車來到國華醫院接老婆跟妹妹一起去逛夜市，三個人在夜市裡吃吃喝喝，很是快活，一直到八點才滿足的準備要回家。

結果一走出夜市，李慧娜突然很想喝青蛙下蛋，疼妻的梁正凱讓老婆跟妹妹先等一下，他自己回頭去買就行了，梁小靜說她也要一杯，他笑著點點頭。

梁小靜和大嫂李慧娜一起站在原地等候她大哥買飲料回來，此時前方馬路旁停下兩輛車子，好幾個人陸續從車子上下來，個個看似面容緊繃嚴肅，最後一個從第一輛車副駕駛座走出來

的高大男人，梁小靜和李慧娜都認識。

他是國華醫院的外科醫生尹文佐。

李慧娜和尹文佐醫生挺熟的，四年前她在急診室工作，那個時候尹文佐是急診室醫生，兩個人不只一起共事過，她還欠了尹文佐一個人情，儘管尹文佐不以為意，但對比自己現在的幸福生活，這個人情欠很大。

至於站在她身旁的梁小靜則是很緊張，身子甚至因為害怕而不自覺的抖了抖，她的確很怕尹文佐醫生。

她和尹文佐接觸不多，偶爾他也會到七樓巡房，聽說他有一百八十八公分，真的很高大，一般醫生膚色都偏白，可他卻是黝黑的古銅色，加上那不苟言笑的嚴厲表情，只怕小孩子看了都要被嚇到了。

聽其他護理人員說尹文佐是國華醫院的古天樂，她無法認同，哪裡像了？古天樂帥多了，而且也不會沉著臉，目光也沒有那麼銳利，有次他剛好是她負責病患的主治醫生，找她去問事時，她總覺得他盯著自己的目光很犀利，表情看起來像是在生氣，她不知道自己哪裡惹到她了，因此讓她莫名感到害怕不已。

另外，她還聽說尹文佐有黑道背景，看看他身邊那幾個人，還真的很像黑道人士，尤其此刻在昏黃的街燈下，尹文佐那冷若冰霜的表情看起來更嚇人了。

此時，有十幾個人站到尹文佐面前，恭敬的齊聲喊道：「佐哥，浩哥。」

站在尹文佐旁邊的孫元浩，冷聲問道：「找到人了嗎？」

「還沒有。」

「應該是躲在這附近的某間店裡。」孫元浩指著剛剛一起跟來的四個人，「你們幾個也一起去找，就算把這裡翻過來，也要把那個小子找出來。」

尹文佐怒氣沖沖。「阿浩，找到尚毅那個臭小子後，把他交給我，我用手術刀把他的手筋腳筋全挑斷，看他還有沒有那個能耐到處去惹事。」

孫元浩補上一刀。「乾脆再幫他做個變性手術，當個姑娘家好了。」

「若不是怕仁叔斷了子嗣，我還真的想這麼做，真不知道那小子腦袋都裝了什麼，已經二十三歲了，比三歲小孩還不如，惹事後只知道躲起來。」尹文佐想起此刻躺在病床上的仁叔，差點因為那小子而丟了命，不禁咬牙切齒。

眾人口中的仁叔卓仁是黑道龍幫的幫主，而尹文佐口中的臭小子卓尚毅則是卓仁的獨生子，今天中午卓仁因為他而挨了一槍，那小子倒好，惹事後只敢躲起來。

尹文佐不放心仁叔的情況，他得去看看。「阿浩，找那個臭小子的事就交給你了，我去看看仁叔。」

「你去吧！這裡交給我。」孫元浩也擔心仁叔的情況。

梁小靜覺得傳聞是真的，看來尹文佐真的有黑道背景，他剛剛還說要挑斷對方的手筋腳筋，實在有夠可怕的，因此她急著想拉大嫂離開，誰知她還來不及拉住人，她大嫂已經往尹文佐那邊走過去了。

就算大嫂不怕，也要擔心會嚇到肚子裡的孩子吧！只是大嫂都走過去了，梁小靜也只能硬著頭皮跟過去。

「尹醫生，晚安。」李慧娜語氣尊敬的打招呼。

「李護理師？」尹文佐有點訝異在這裡遇見李慧娜，然後他看向站在李慧娜身後的女人，冷冷的訕笑了聲。「這不是前陣子因為搶下西瓜刀，在醫院聲名大噪的梁大膽護理師？」梁小靜沒想到連尹文佐都知道她被叫梁大膽的事，不會全醫院的人都知道吧！她真的無言了。只是，雖然有不少人喊她梁大膽，但不知道為什麼，此刻尹文佐的語氣聽起來有點嘲諷意味？

既然被點名了，梁小靜也只能低頭說了句，「尹醫生好。」

尹文佐看著低下臉的梁小靜，沒有多說什麼，不過看到她們，想起仁叔的槍傷，晚上情況有點凶險，若有專業的護理人員在身邊應該會比較好，因此他對李慧娜說：「李護理師，可以請妳幫個忙嗎？」

「尹醫生，你請說。」李慧娜依舊態度很尊敬。

「若妳晚上有空的話，可以幫我照顧一位傷患嗎？傷患因為情況特殊無法去醫院，不過今天晚上需要有護理人員在身旁照料。」

仁叔受的是槍傷，若是送去一般醫院肯定要通報警察局，在他們還不清楚事情發生經過前，不能讓警方人員插手管這事。而仁叔還在昏迷中，因此只能把尚毅那小子找出來，才能知道當時發生什麼事了。

「好，沒問題，我可以去照顧那位傷患。」李慧娜點頭。

梁小靜完全愣住了，沒想到大嫂這麼爽快就答應了？

剛剛那群人一看就知道是黑道人士，而尹醫生也是其中的一分子，相信那位不能送去醫院的傷患應該也是那樣的身分，那她大嫂怎麼可以去照顧對方？

再說，大嫂已經懷孕七個月，萬一出了什麼意外，她大哥肯定會哭死，而她爸媽好不容易盼到要抱孫子了，真有什麼事的話，一定會很傷心難過。

這麼一想，梁小靜就覺得不能讓大嫂去，但大嫂剛剛又已經答應尹醫生了，肯定是要去的，該怎麼辦？

幾乎無法多想什麼，梁小靜压下內心那股害怕，說道：「大嫂，我去好了，我也是個專業的護理師，別說妳現在大著肚子，妳明天還要上班呢，而我明天剛好排休，所以，我去幫忙照顧傷患。」

李慧娜很詫異。「小靜，妳沒有問題嗎？」她之前聽小靜提起過尹文佐，似乎很怕尹文佐，剛剛也是躲在她身後，而現在居然要代替她去照顧傷患？大概擔心她吧！她家的小姑真的很善良又充滿正義感。

「我沒有問題，我去！」梁小靜給自己壯膽。

李慧娜被她這副像是要從容就義的模樣給逗笑了，蕭君翰那個偽君子根本就配不上小靜，倒是尹文佐，好像沒聽說他有女朋友……

她不願設想太多，但若是小靜能和尹醫生多接觸，她覺得很好，至少能讓小靜知道，有些人長得人模人樣，但未必真的就是好人，反觀像尹醫生這樣總冷著一張臉，給人不好相處的模樣，卻是個真正的良醫。

這麼一想，她倒真的有點想把小靜跟尹醫生湊在一起了。

「尹醫生，就讓小靜代替我去照顧那個傷患，可以嗎？」李慧娜問著。

「行，上車吧！現在跟我一起走。」晚上他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雖然阿浩已經聘請兩位看

護候著，但今晚仁叔需要的是專業的護理師。

「現在？」梁小靜很訝異。

「不然呢？難道還要等妳回家洗個澡，再好好打包行李嗎？」尹文佐冷著一張臉說著。

梁小靜此刻可以確定尹文佐是真的討厭她，因為從剛剛到現在，他一開口就是嘲諷她，可她完全想不起來自己什麼時候得罪過他了，她在國華醫院上班兩年，這兩年她和尹文佐見面也沒有幾次……

他這麼討厭她，她還要跟他一起去嗎？

可是她已經答應了，再說，她真的不放心讓大嫂去照顧傷患。

算了，反正她跟尹文佐本來也就不熟，連朋友也不是，今晚只是過去幫忙照顧傷患，之後再無任何交集，這麼一想，她就覺得好多了。

「尹醫生，請等一下，讓我跟小靜說幾句話。」李慧娜拉著梁小靜到旁邊，細聲的說：「小靜，妳聽說我，妳不用害怕，雖然尹醫生語氣是兇了點，但他是我見過最好的醫生，妳不相信別人，總可以相信我這個大嫂吧！還有，我待會兒會跟妳大哥說妳臨時被叫回去醫院代班，爸媽那邊我也會這麼說的，若有什麼問題，妳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

「好。」梁小靜點點頭。

之後李慧娜拍拍梁小靜的手，讓她安心，不會有事的，今天如果換成是別人，也許她不會答應讓小靜代替她去，但對方是尹醫生，讓她很放心。

尹文佐把原本開車的司機叫下來，讓他也跟著去幫忙找人，他自己開車就行了，在梁小靜上車之後，黑色轎車隨即揚長離去。

梁小靜從一上車就一直維持著同一個坐姿，動也不敢動，甚至連大口喘氣也不敢。

她不懂為什麼大嫂會說尹醫生是她見過最好的醫生，不過她不願去質疑大嫂的話，因為在她剛到國華醫院上班時，身為職場前輩的大嫂就對她很照顧，後來成為一家人，感情就更要好，她相信大嫂不會騙她。

只是，尹醫生瞪她是事實不是嗎？

尹文佐在停紅燈時，看著坐在旁邊的梁小靜，好像從一上車就這樣端坐著，不累嗎？還是因為怕他？

這白皙圓潤的臉蛋，依舊跟小時候一樣可愛，因此兩年前在醫院大廳聽到有人喊梁小靜時，他回頭一看，馬上就認出她就是當年那個可愛的小丫頭。

他真的沒想到在過了這麼多年以後還可以再次見到她，甚至成為同事，只是這丫頭不但沒有認出他就算了，見到他還一副很害怕的樣子，他是會吃了她嗎？真的讓他快氣死了。

不過當時她才十二歲，還是個小六的小學生，要真記不得他的事也算人之常情，畢竟她那時年紀小，只是，他還是感到很生氣。

因為當年就是她要他以後當醫生的。

看著那張白淨的臉頰，愈看愈教人生氣，讓尹文佐很想捏捏，認不出他就算了，居然還害怕他，真笨！

梁小靜就算沒有轉過臉，可也能感受到他又在瞪她。

為什麼？心裡如貓在抓似的，梁小靜很想問原因卻又不敢問，便想著今晚過後和尹文佐就沒有交集，大不了以後在醫院見到他就躲遠點。

一會兒車子停了，梁小靜跟著尹文佐一起下車，約莫走了一小段路，來到一棟老舊且沒有營業的廢棄大樓，他們從後門進入搭電梯上樓。

梁小靜好訝異，沒想到還有電梯可以搭乘。

電梯停在六樓，梁小靜跟著尹文佐走出電梯，她看到前方有塊招牌寫著大大幾個字：白弘霖醫院。

這棟廢棄大樓裡居然有間醫院？

梁小靜很快就明白這大概是傳聞中的黑市醫院，儘管設備看起來有點老舊，但的確是間小型診所。

他們往裡面走，有個穿著白袍，年紀約莫七、八十歲的老人家坐在椅子上打盹，尹文佐走過去，輕輕拍了下老人家的肩膀。

「白醫生，你醒醒，我來了。」

被叫白醫生的老人家醒來，看到尹文佐，先打了個大哈欠，才說道：「阿佐，你來了就好，我累了，想早點關門回去休息，人上了年紀，體力完全大不如從前，唉，不服老都不行了。」

「仁叔的情況怎麼樣？」

「生命跡象穩定，只是有點發熱，晚上要特別小心照料才行，不過你自個兒也是個醫生，我就不多囉唆了。」白醫生看著跟著尹文佐一起來的梁小靜。「阿佐，你是去哪裡拐來一個這麼可愛的年輕女孩？什麼時候要請喝喜酒呢？」

聽到老人家誤會了，怕尹文佐對自己更生氣，梁小靜連忙解釋，「白醫生，您誤會了，我跟尹醫生一點關係也沒有。」

看到尹文佐一臉的悶氣，白醫生哈哈笑了幾聲。「阿佐，看來你被嫌棄了，人家可愛的小姑娘不想嫁給你呢。」

看到尹文佐繃著臉明顯真的生氣了，梁小靜緊張的又趕緊解釋，「白醫生，您又誤會了，我並沒有嫌棄尹醫生。」

「沒有嫌棄，這麼說妳是答應要嫁給他了？」

「不是那樣的……」梁小靜不知道該怎麼向白醫生解釋才好，好像不管她說什麼都是錯的。

「丫頭，我跟妳說，阿佐他是個好孩子，重情重義，是個有擔當而且值得依靠的小子，妳嫁給他肯定不會吃虧。」白醫生和藹的說著。「好了，老頭我要回去休息了。」

在白醫生離開後，梁小靜忍不住想，尹醫生不是很討厭她？那麼剛剛白醫生誤會他們之間的關係，他為何沒有開口解釋？相信只要他說一句話，白醫生就不會誤會了。

不過這樣抱怨的話，梁小靜也只能往肚裡吞了。

之後她跟著尹文佐往裡面走，梁小靜發現這裡居然還設有手術室，雖然陽春，但動小手術應該沒有問題，只是由誰執刀？是剛剛那位白醫生嗎？但白醫生的年紀有點大，還有辦法執刀嗎？

最後，他們來到一個房間前，應該就是病房，有兩個人站在房門口，一見到尹文佐，齊喊了聲「佐哥」。

尹文佐向他們介紹梁小靜。

「小唐，亮平，這位是梁護理師，是我請來照顧仁叔的。」他也順便將小唐跟亮平大概介紹一下，他們兩個是平常跟在仁叔身邊的小弟。

之後尹文佐跟梁小靜進入病房。

躺在病床上的卓仁戴著氧氣罩，臉色慘白，尹文佐拿起耳溫槍幫他測量體溫，就如白醫生說的，體溫過高了，因此他只能再幫卓仁注射抗生素。

之後，他向梁小靜說起卓仁的情況。

「這位是仁叔，他在今天中午受了槍傷，被擊中腹部，雖然手術很成功，但失血過多，目前還未恢復意識。」

「槍傷？」原來是中槍了，難怪不能送去醫院。「是白醫生幫仁叔動手術的？」

「白醫生年紀大了，已經很多年沒有替人動手術了，他只能幫仁叔做緊急處理還有輸血，是我執刀幫仁叔取出子彈的。」

中午接到阿浩打來的電話告知仁叔中彈，是虎幫一個堂主送仁叔到白弘霖醫院，還說是尚毅那小子持槍不小心，槍枝走火才擊中仁叔，尚毅那小子膽子有多大他很清楚，哪敢開槍，何況他哪來的槍？

不過事發後那小子選擇躲起來，似乎真的有可能就是他開的槍，看來也只能等找到那個小子才能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了。

聽到是尹文佐動的手術，梁小靜很驚訝，因為這並不符合規定。

「我知道妳想說這違反了醫師法，若是被人知道我在這裡私下幫仁叔做手術，可能不只被趕出國華醫院，甚至會被吊銷醫生執照。」

醫師法第八條之二規定：醫師執業，應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為之。

尹文佐握住卓仁的手。「仁叔是我父親的好友，在我父親過世後一直很照顧我和我母親的生活，對我來說，他就像是第二個父親，我很高興自己能救回仁叔，其他的一點也不重要。」

就算被吊銷醫生執照，他也無所謂。

梁小靜沒想到一向給人冷漠蠻橫感覺的尹文佐，居然有這麼溫柔感性的一面，她猜仁叔對他而言是很重要的人，就跟家人一樣。

換成是她，為了家人，也有可能把違反規定的事丟在腦後，這樣的尹醫生，讓人感到很不熟悉，不過其實平常兩人也不熟就是了。

「晚上我還有其他的事要處理，無法一直守在這裡，因此想請妳幫我好好照顧仁叔，該打的點滴跟藥劑我放在這裡，若有什麼情況隨時打電話給我。」

面對語氣突然變得很溫柔的尹文佐，梁小靜有點不太習慣，不過她還是點頭了。「我會好好照顧仁叔。」之後，她和尹文佐交換手機號碼。

尹文佐瞄了眼梁小靜，眼底浮現一抹興味。「對了，我忘了跟妳說，仁叔是被仇家開槍報復的，若對方知道仁叔沒事也許還會再找上門，因此我讓人在病房門口守著，因為晚上這裡有可能會發生槍戰。」

什麼？發生槍戰？！梁小靜一臉恐慌，牙齒上下打顫著。那不是電影裡才會發生的事，她有可能會面臨那種危險？

「如果妳感到很害怕，我可以現在送妳回去。」尹文佐說著。

回去，她當然想回去，這裡多麼危險啊！此刻她真的很慶幸自己決定代替大嫂前來。

只是，她回去了，那仁叔怎麼辦？以仁叔目前的狀況，不適合移動他，不然尹醫生早就換地方照顧仁叔了。

梁小靜看著卓仁，從護理系畢業的第一年，她在外科工作，因此很清楚知道術後一旦感染就可能危及生命，何況卓仁受的是槍傷，這裡沒有隔離病房，所以得更小心照顧才行。

再說，專業的護理師怎麼可以把傷患丟下，自己逃之夭夭呢？而且就算她回家了，也一定會擔心仁叔的情況，倒不如就留下來吧！要是真的發生槍戰的話，那也是她的命。

「我還是決定留下來照顧仁叔。」梁小靜不再猶豫。

心裡祈求千萬不要有仇家找上門的梁小靜，完全沒有發現有人雙唇微揚。

「不愧是梁大膽，聽到有槍戰，一點也不感到害怕。」

「我怎麼可能不害怕，只是，不能把傷患丟下不是嗎？」梁小靜不確定要是真的發生槍戰了，自己會不會後悔，只是這個時候她不能離開。

「這樣好了，要是仇家真的持槍找上來，妳就像之前搶下西瓜刀那般，去把槍給搶下來不就行了。」尹文佐一臉認真的說著。

梁小靜抬眼看著尹文佐，這是冷笑話還是刻意嘲諷她？她覺得應該是後者，因為想也知道她怎麼可能去把槍給搶下來。

「尹醫生，我知道你很討厭我，因為每次見到我總是在生氣，可是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得罪過你，讓你這麼討厭我，你可以告訴我原因嗎？」就算以後和尹文佐沒有交集，她也不想要被人這樣莫名其妙的討厭著。

「我為什麼會生氣，妳自己好好想一想。」尹文佐想捏人臉頰。

原來他真的在生她的氣！梁小靜驚訝不已。「我想過了，但還是想不到，不如尹醫生直接告訴我，我會好好向你道歉的。」

「我不說，妳自己想。」尹文佐有點生氣，這次他真的伸手去捏了下梁小靜白嫩的臉頰，比他想像的還要更滑嫩。

突然被捏了臉頰，雖然不是很痛，梁小靜還是嚇了一跳，也明白尹文佐是真的在生她的氣，但她還是想不出來自己到底什麼時候得罪他了。

此時孫元浩打電話過來，已經找到卓尚毅那小子了。

「我知道了，阿浩，把那個臭小子帶回本部，我現在馬上過去。」

要是兩大幫派因此惡鬥起來，那小子能負責嗎？大概也猜到自己無法負責才會選擇躲起來，總之，他得回去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弄清楚，要不要挑斷他的手筋腳筋，到時候再說！

離開前，尹文佐叮嚀著梁小靜。「梁小靜，我把仁叔交給妳了，妳也知道這裡不是加護病房，因此除了妳以外，不准任何人進入這間病房，若有需要的東西，可以叫小唐或亮平去買。」

「好，我曉得。」梁小靜仔細聽著尹文佐的吩咐。

尹文佐看著那張可愛的臉蛋，又再度捏了下她的臉頰，然後才轉身走出病房，臉上帶著一抹梁小靜沒有瞧見的愉悅笑意。

梁小靜摸著自己被捏的臉頰，看來，他真的很討厭她。

只是，她到底什麼時候得罪了他？

要打電話問大嫂嗎？

可是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大嫂又怎麼可能會知道。

應該不是這一年或最近得罪的，不然她多少會有印象，該不會是兩年前她剛進入國華醫院那時得罪的吧？！

那麼久的事，她有些記不得了，甚至記不起她和尹文佐曾有過交集，梁小靜真是頭痛得很。只是，不管她怎麼想也記不得，那麼也許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那尹醫生有必要這麼生氣嗎？真是小肚雞腸。

在心裡這麼偷罵一句後，梁小靜覺得好多了，然後專心照看床上的卓仁。

只是約莫過了半小時，外面突然有了不小的動靜，梁小靜驚慌的從椅子上站起來，不會真的是仇家持槍找上門了吧！

第 2 章

梁小靜緊張的將耳朵貼在房門上聽著外面的聲響，猶豫著要不要打電話給尹文佐，只是打了可能也沒有用，真是仇家找上來，他也來不及救他們。

然後，她聽到外面有爭吵聲，不只有小唐跟亮平的聲音，還有女人的聲音，一個女人、兩個女人……不止，似乎有好幾個女人，這是怎麼回事？

她認真的趴在房門上聽了好一會兒，像是那幾個女人想進來看卓仁，不過小唐跟亮平不讓她們進來，因此發生爭吵。

確定不是仇家找上門來，梁小靜這才放鬆了下來，然後大大的吁了口氣，剛剛一緊張，手心都冒汗了。

外面那些人想進來探望仁叔？聽起來，小唐和亮平似乎快要擋不住那一群人，不過還真不能讓她們進來，別說仁叔現在需要絕對靜養，萬一仁叔的情況惡化，她相信尹醫生一定會把這筆帳算在她身上。

前仇都不知道為什麼而結下，現在又加上一仇，不就是仇上加仇？一想到尹文佐那凌厲的表情，她不由得感到害怕。

梁小靜想了下，最後決定開門走出去。

然後，她被外面的大陣仗了給嚇了一跳，她算了下，居然有七個三十到五十歲不等的女人，個個濃妝豔抹，儘管有幾位看得出有點年紀，但風韻猶存。

俗話說三個女人一個菜市場，這裡有七位，難怪會有這麼大的動靜，害她剛剛以為仇家找上門來了。

梁小靜吃驚的看著她們，女人們也看著她，其中一人問：「妳是誰？為什麼從病房裡走出來？」

高個兒的小唐馬上回答：「這位是梁護理師，是佐哥請來照顧仁叔的。」

梁小靜很困惑向小唐問道：「她們都是仁叔的親朋好友？」

理著光頭的亮平看起來像年輕版的歌手辛龍，笑起來很喜感，他笑著說：「這幾位大姊們都是仁叔的姘頭啦。」

姘頭？梁小靜一時沒有反應過來，一旁馬上有人生氣的罵著亮平。

「亮平，你自己才是仁哥的姘頭啦，仁哥的妻子早在十多年前就過世了，我們是仁哥的女朋友，是他的紅粉知己，不會說話就不要說。」

「是我說錯話了，各位大姊們都是仁叔的紅粉知己。」亮平笑著改口。

她們七個都是仁叔的紅粉知己？梁小靜驚訝不已。

之後她們又開始和小唐跟亮平爭執要進去病房。

「小唐，我們都是因為擔心仁哥的傷勢才來的，你不讓我們進去看仁哥，我們是不會離開的。」

「對，沒錯，你們到底為什麼要阻止我們進去看仁哥？」

「難道說仁哥的傷勢很嚴重？」

「這樣的話，我們更要進去看仁哥，我晚上可以留在這裡照顧仁哥。」

「我也可以照顧仁哥。」

頓時，七個紅粉知己個個搶著要留在這裡照顧卓仁。

梁小靜在一旁看得膽戰心驚，感覺今晚要是不讓她們進去看仁叔，她們是不會罷休的，但讓她們全進去了，萬一仁叔情況惡化了，找誰負責？肯定是她了。

想到不能再跟尹文佐結新仇，梁小靜也加入阻擋她們進入的行列，這惹得紅粉知己們更不高興，有人劈頭罵起梁小靜。

「這位小姐，妳為什麼要攔著我們，不讓我們進去照顧仁哥？該不會妳其實是仁哥的新女友吧？！看不出小小年紀就那麼會勾引男人了！」

「才不是！我才不是什麼新女友，我有護理師執照，目前在國華醫院工作，我是專業的護理師。」被亂扣帽子讓梁小靜很不高興，還有，對於她們不顧及傷患的安危硬要闖入病房的舉動更是不認同，也生氣了。

因此，梁小靜覺得有必要把卓仁的情況跟她們好好說清楚。

「其實妳們因為擔心仁叔的傷勢想進去探望，這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只是仁叔他剛動完手術加上又大量失血，目前陷入昏迷中，能不能恢復意識，今晚是關鍵時刻，不然尹醫生也不會請我來照顧仁叔了。」

聽了梁小靜的一番話，紅粉知己們這才總算安靜下來了，不過還是有人覺得來都來了，怎麼也得進去看一眼吧！

「就讓我們進去看一下，不會吵到仁哥的。」

梁小靜也不是沒有碰過比較不理性的病患家屬，任妳怎麼解釋，對方就是聽不進去，想幹麼就要幹麼，說再多也無用，因此她想了下，點點頭。「好，妳們堅持要進去探望仁叔，也不是不行，不過就怕有不好的狀況發生，我無法負責，這樣好了，打電話給尹醫生問問，如果他同意了，妳們就可以進去看仁叔。」

說完，梁小靜請亮平撥電話給尹文佐，打開擴音，大家一起聽。

電話一接通，傳來尹文佐略帶緊張的低沉聲音。

「亮平，仁叔有什麼狀況嗎？」

「佐哥，不是仁叔有狀況，是仁叔的幾個紅粉知己說要進去病房看仁叔，梁護理師讓我打電話問你。」

「我是孫元浩，誰想要進去，就像這樣報上名來。」電話換個人接去了。

孫元浩？梁小靜想起晚上站在尹文佐旁邊，身高略矮一點，臉上掛著痞笑的男子，他們好像叫他「浩哥」。

梁小靜看到紅粉知己們一片鴉雀無聲，看來這位「浩哥」不是個簡單人物。

「亮平，你替她們報上名來，太久沒有整治了，有些人就不知好歹了。」

幾乎就在孫元浩說完話的當下，紅粉知己們猶如逃命似的個個馬上轉身離開，連話都不敢說一句。

「浩哥，她們已經全部都離開了。」亮平報告著。

「好好看顧仁叔，有事再聯絡。」

「是。」

梁小靜看著前一刻還在大吵大鬧不休的紅粉知己們一下子全跑光了，那位「浩哥」未免太神了吧！又或者該說可怕？看來，她更得要好好照顧仁叔才行。

不過有件事她很困惑，因此她開口問小唐和亮平。「這間醫院不是很隱密？怎麼仁叔的紅粉知己們好像都知道這個地方，全跑來了？」

小唐笑著說：「其實白弘霖醫院在我們這個圈子還挺有名的，聽說以前不只有白醫生，好像還有兩、三個密醫，也有護理師，連明星都曾上門就醫，不過後來有其他設備更好的地下醫院成立，這裡就漸漸少人來了，加上白醫生年紀大了，頂多就是處理皮肉傷，看個小感冒，不做任何手術，幾乎就沒什麼人了，現在就只有白醫生自己守著這間醫院。」

「白弘霖是白醫生的名字？」

「不是，白弘霖是他兒子的名字。」亮平回答。「聽說白醫生以前是個醫學博士，好像還是醫學院教授，厲害得很。」

梁小靜驚訝。「醫學院的教授怎麼會跑來這裡當密醫？」

「這事我也是聽別人說的，白醫生只有一個兒子叫白弘霖，不過父子感情不太好，後來兒子離家出走從此再也沒有回家，白醫生的妻子在過世前希望白醫生一定要把兒子找回來，聽說他兒子離家後加入幫派，白醫生找了很多年都沒有兒子的下落，最後決定成立這間白弘霖醫院，大概是希望哪天兒子聽到這個名字會來找他。」小唐說著。

「那後來呢？白醫生有找到他兒子了嗎？」

小唐搖搖頭。「沒有，我們都在猜，如果白醫生的兒子不是已經離開這個圈子，那麼很有可能已經……不過白醫生一直相信他兒子還活著，因此他每天都來醫院等他兒子，白醫生都快八十歲了，想想也真的很可憐。」

梁小靜心情同樣很感傷，想起那有著一頭白髮的老醫生在椅子上打盹的時候，看得出來很疲累，但醒來後見到他們便又努力打起精神，甚至還能跟他們說幾句玩笑話。

是啊，不努力打起精神來，如何能撐下去？

希望白醫生有天能等到兒子歸來。

龍幫總部大廳堂裡。

尹文佐和孫元浩一起坐在主位上。尹文佐是前任幫主的兒子，當然有資格坐在主位上，至於孫元浩，雖然只是卓仁收養的義子，不過卓仁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經明確指示孫元浩是下任幫主，其實這一、兩年卓仁幾乎很少管幫裡的事，已經讓孫元浩當主事了。

也不能怪卓仁傳義子不傳親生兒子，看看卓尚毅那不太精明的樣子，還真的無法做好當家位置，至於孫元浩，他的親生父親也是龍幫的兄弟，不過在他五歲那年就過世了，之後卓仁收養他，也算是自家人。

尹文佐和孫元浩兩人年紀一樣，可說是穿同一條褲子長大的好哥兒們，現在兩人還住在同棟大樓，成為上下樓層的鄰居。

此時卓尚毅跪在地上痛哭不已。

「大哥、佐哥，對不起，我……嗚嗚嗚……」

看到卓尚毅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尹文佐忍不住皺起眉頭來。

小毅，他以前都是這麼叫這個小子的，小毅比他跟阿浩小了八歲，他還記得小毅小時候被養得白白胖胖的，十分可愛，現在長大了，一樣白白胖胖的，但卻沒有長腦袋。

當尹文佐急著想問關於卓仁中槍的事，亮平打電話來了，原來是卓仁那一群女人想進去病房，結果阿浩一句「報上名來」，馬上就解決了，看來阿浩這個未來幫主的氣場很強大。

「大哥、佐哥，我爸他要不要緊？都是我害的……」卓尚毅說完，因為心裡實在太害怕了，因此又是一陣暴哭，這下連孫元浩都跟著皺眉了。

孫元浩一直把卓尚毅當成親弟弟，從小就很疼愛他，儘管他行事作風向來冷厲果斷，但看到卓尚毅趴在地上哭得死去活來的樣子，他竟是連句罵人的話都說不出來。

不過心裡卻明白，卓仁的槍傷八九不離十真的就是他誤射的，否則這小子也不用害怕到哭成這個樣子。

「好了，把鼻涕擦一擦，別再哭了，你先起來。」孫元浩無奈說著。沒人讓他罰跪，是這小子一進門就自己跪在地上痛哭。

尹文佐沒有孫元浩那分耐性，他很不高興的喊道：「是個爺們就不要再哭了，快點起來，把事情經過說清楚，仁叔到底是怎麼中槍的？」

卓尚毅也不知道是不是跪到腿軟還是哭到虛脫，一下子無法站起來，還是旁邊兩個小弟去將他扶起來。

尹文佐忍不住啐了句，「你該減肥了。」

卓尚毅坐在旁邊的椅子上，雙眼紅通通的看著他。「佐哥，我爸爸他……」

「仁叔還在昏迷中，如果明天能恢復意識就沒事了。」只能說幸好白醫生處理得宜，當下立刻讓人去其他地下醫院買了好幾袋血液過來，馬上替仁叔輸血，否則他真的很難想像結果會如何。

卓尚毅聽到父親還在昏迷中，又哭了起來。「都是我，我該死，都是我害的，嗚嗚嗚……」

尹文佐快失去耐性了。「好了，別哭了，快點把事情經過說出來，虎幫那個堂主說你是自願幫他販毒，而仁叔趕去阻止，這是真的嗎？你真的很難想像結果會如何？」雖然虎幫堂主也說了一些，但他還是要聽尚毅的說法。

被這麼一兇，卓尚毅不敢再大哭了，哽咽說出事情的經過，他是自願幫忙販毒沒錯，不過他也是被逼的，事情得從一個月前說起。

他被父親禁止上自家的酒店，因此跑去別人經營的酒店玩，有位女服務叫做 Angela，長得就跟女明星 Angelababy 一樣漂亮，他很喜歡對方，點了對方坐檯，一連去了好多次，他很想要女服務生跟他外出，但 Angela 堅持自己不做外賣。

上個星期孫元浩私下給了他一筆零用錢，他很高興又跑去捧 Angela 的場，把錢全給了對方，希望對方跟他外出，但對方沒有答應，不過那晚她對他態度很好，也讓他親了好幾次，他很開心，因此多喝了一些酒，最後醉了。

聽到這裡，孫元浩臉黑了，他沒想到自己居然也尬上一腳，他會私下給卓尚毅零用錢是因為他好歹也是幫派的少爺，出門總不能太過寒酸吧！誰知道他會把錢全給酒店妹去了。

面對尹文佐的質疑眼光，他只能苦笑。

「跟在你身邊那個小弟阿坤，他也跟著一起去酒店嗎？」孫元浩問著。阿坤在事發後便不見蹤影，看來也嚇得躲起來了。

「我怕阿坤會把我去酒店的事跟大哥還有爸爸說，因此每次去酒店都不讓阿坤跟。」卓尚毅這時倒是一個人擔起責任，本來他就沒有讓阿坤知道他去酒店。

孫元浩想著，阿坤有點機靈，當初他才會派阿坤跟在尚毅身邊，縱使尚毅不讓阿坤跟去，但阿坤大概也怕尚毅出什麼亂子而私下跟著吧！發現尚毅替人販毒，所以是阿坤打電話通知仁叔的？

尹文佐讓卓尚毅快點接著把話說完。

卓尚毅說那晚他喝太醉了，聽到 Angela 說要幫忙送他去附近的汽車旅館休息，他很高興，不過他真的喝太多，到進入汽車旅館之後就完全沒有意識了，等他醒來後發現自己光著身子，而 Angela 半裸的坐在床邊哭泣，說她好心送他到汽車旅館休息，他卻使用暴力侵犯她。

後來 Angela 穿好衣服要離開，她表哥就來了。

孫元浩臉更黑了。「她表哥該不會就是虎幫的堂主，人稱義哥的張全義？」

卓尚毅驚訝。「大哥，你怎麼知道的？」

卓尚毅話一出，大廳堂裡十多個人，除了他以外，個個額頭冒黑線，一看就知道是仙人跳了，還問怎麼知道的？恐怕連瞎子都看得出來。

後來張全義說要帶 Angela 找卓仁討公道，卓尚毅因為害怕被父親責罵，一直求饒，最後答應幫張全義做一件事。

「大哥、佐哥，請你們相信我，我一開始真的不知道義哥要我幫他販毒，可是我已經答應了，義哥讓我把毒品交給對方，還要我表明自己的身分，然後一定要把錢拿回來，之後他給了我一把手槍防身，開車送我去交易地點，買家還沒有來，不過爸爸卻來了。」

孫元浩和尹文佐聽到這裡，哪還有什麼不明白的，那個張全義想靠販毒賺一筆，但又怕對方黑吃黑，由龍幫幫主的兒子親自來交易，對方敢黑吃黑嗎？敢傷害卓尚毅嗎？這算盤，張全義打得劈里啪啦響呢。

「仁叔趕去阻止，後來呢？為什麼仁叔會中槍？」尹文佐覺得卓尚毅這種傻蛋已經沒有藥醫了，現在他只想知道卓仁中槍原因。

「爸爸來了，要把我帶回去，交易毒品的事讓義哥自己看著辦，但義哥覺得爸爸這麼做不對，已經答應了怎麼可以失信，太沒有道義了，至少要完成這筆交易，後來爸爸跟義哥發生爭執，我看情況不對，拿出手槍想要制止他們爭吵，誰知道槍枝走火就射中爸爸了……」卓尚毅又低低哭了起來。

孫元浩揉了揉額頭，對於這個蠢到無可救藥的弟弟，他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能說仁叔受苦了。

至於尹文佐則是很想替卓尚毅做腦部手術，看看裡面都裝了些什麼！

「阿浩，你打算怎麼做？」

「我想先等仁叔醒來，再做決定。」

「這樣也好。」尹文佐認同的點頭。

張全義雖然有錯，他不該設計尚毅，但當仁叔中槍後大量失血，他沒有丟著不管，而是馬上

將仁叔送去離他們最近的白弘霖醫院，證明這個人不是真的那麼壞，至少還有點良知在，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料想到最後會變成這個樣子。

「佐哥，我可以去看我爸爸嗎？」卓尚毅還在哭。

尹文佐無言了。「走吧，我帶你過去。」

「我也去。」孫元浩起身，決定一起去看卓仁。

三個人來到白弘霖醫院，卓仁依舊處於昏迷之中，當卓尚毅說要留下來照顧爸爸時，尹文佐立刻讓孫元浩將那小子提著離開，讓那哭哭啼啼的小子留下來，還不知道會做出什麼蠢事來。

隔天早上七點左右，卓仁醒來，梁小靜歡喜的鬆了口氣，她替卓仁更換點滴，再替他量體溫，已經不燒了，生命跡象很穩定。

「仁叔，您好，我叫做梁小靜，我是國華醫院的護理師，昨天晚上是尹文佐醫生請我來照顧仁叔的，我跟您說，您已經度過危險期了，不過還是得要好好休養，我現在就去打電話給尹醫生。」

卓仁虛弱的躺在病床上，依舊戴著氧氣罩，他看著模樣甜美，說話輕柔的梁小靜，然後對她點點頭，謝謝她的照顧。

約莫過了半小時，當梁小靜帶著亮平幫她買來的新毛巾和牙刷用品，從廁所漱洗回來後，剛好尹文佐也來了。

尹文佐本來就準備提早過來探望卓仁，剛剛接到梁小靜的電話，他便馬上出門了，見到卓仁不只醒來，意識還很清楚，讓他放心多了，原本他還猶豫著今天早上要不要向醫院請假。

尹文佐看著梁小靜，伸手捏了下她的臉頰。「梁小靜，妳這次表現得不錯。」

梁小靜很意外，尹醫生這是在誇獎她嗎？

只是，生氣捏人就算了，誇她也捏？

「中午我會再過來一趟，順便買午餐來，妳想吃什麼？」尹文佐問。

提到吃的東西，梁小靜圓眸一閃一閃的，她對美食完全沒有抵抗力，開始想著自己午餐要吃什麼好呢？

「算了，妳不用想了，我買什麼妳就吃什麼。」

梁小靜微嘟著嘴，尹文佐根本就是故意在捉弄她吧！

「好好照顧仁叔，有什麼情況隨時打電話給我，或者去請教白醫生也行。」

「我知道了。」梁小靜有氣無力的應著。

「幹麼一臉不高興的樣子，那好吧！妳說說妳午餐想吃什麼？」

梁小靜眼睛再次亮了起來，真的要買她喜歡吃的東西嗎？

「還是下次再說好了，我去醫院上班了。」

沒想到又被捉弄了，她怎麼這麼容易上當呢？梁小靜很懊惱，不過對象是尹文佐，她不敢對他生氣。

躺在病床上的卓仁看著尹文佐跟梁小靜的互動，很是驚訝，這還是他第一次見到尹文佐如此親近一個女人，看似欺負，但應該很喜歡她吧！

也是，如果不是阿佐信任的人，是不可能讓對方來這裡照顧他的。

以前阿佐也曾和幾個女孩交往過，不過都很快就分手了，問他原因，不是受不了對方太黏人，就是抱怨對方太愛哭哭啼啼，不然就是要他買這買那送給她，讓他感到很煩就分手了，自從阿佐當了醫生後，就沒聽說有交往對象。

他覺得那是因為阿佐並不是真心喜歡那些女孩，當真心喜歡一個人時，自然而然就會想要對她好，就像現在，阿佐可能不知道自己剛剛的語氣有多麼溫柔，看來那小子也有對女孩溫柔的一面嘛。

在尹文佐離開後，梁小靜看到卓仁又睡著了，她放輕腳步走出病房，因為剛剛她大嫂傳了訊息給她。

大嫂問她情況如何，還有早上跟爸媽說她上夜班很累，因此下了班去附近同事家睡覺。

她回訊息給大嫂，傷患已經醒來，沒有大礙了，不過還得好好休養，可能晚上就可以回家了。雖然美好的休假日就這樣沒了，不過仁叔能醒來真是太好了。

沒多久，孫元浩跟卓尚毅也來醫院了，知道卓仁醒來後，卓尚毅跪在病床前痛哭，誰都無法體會他心裡有多害怕自己可能害死了父親。

梁小靜從他們的對話中聽出似乎卓仁會中槍是因為兒子的緣故，不過看他兒子哭得那麼傷心，一看就知道不是故意的。

來上班的白醫生聽說卓仁已經醒了，他也進入病房，然後拉起跪在地上哭泣的卓尚毅。「別哭了，你爸爸醒來是件開心的事，以後要好好孝順你爸爸。」

梁小靜站在旁邊，眼眶濕紅，她不知道是因為這一幕父子親情讓人感動，還是因為想起白醫生的故事。

一個爸爸為了兒子，自己怎樣都無所謂，另一個爸爸一直在等待著兒子的歸來，對兒子的愛是如此的深刻，這不禁讓她想起兩個月前那位自私自利的爸爸。

八歲的小緯是她負責的病患，他是個很可愛的小男孩，因為有先天性心臟病因此常請假在家無法去上學，後來做了心臟手術，兩天前才從加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雖然轉到普通病房，但其實人還很虛弱。

她還記得他蒼白的小臉露出笑容，開心的說醫生告訴他動了手術就會好起來，就可以去上學了，以後他會好好孝順媽媽，因為媽媽照顧他很辛苦，也謝謝她這個護理師姊姊照顧他，真的是個貼心又可愛的孩子。

那天下午，小緯的父親在提袋裡藏著西瓜刀進入病房，小緯的爸媽分居多時，小緯的媽媽向娘家借錢讓孩子動手術，並向法院申請離婚，決定和有家暴前科又不務正業的丈夫離婚。

小緯的父親似乎因為犯罪即將入獄服刑，因此持西瓜刀挾持兒子，逼妻子對天發誓絕對不會跟他離婚。

他一手持西瓜刀，一手用力壓制在小緯的胸口上將孩子扣在身邊，小緯剛動完心臟手術，禁不起這樣的折騰，那很有可能要了他的命，但他完全不管兒子怎麼樣，一直逼妻子發毒誓。兩個警衛來了，也報警了，但小緯父親情緒失控，警衛不敢貿然上前怕傷到孩子，看到小緯慘白著一張臉幾乎快要喘不過氣來，她也很擔心小緯撐不到警察到來。

她把自己的手機丟向小緯的父親，突然有東西丟過來，小緯父親嚇了一跳，就在那一瞬間，她衝過去想搶下小緯父親手上的西瓜刀，這時小緯的媽媽也立刻回神跑過來幫忙，之後兩名警衛也上前一起壓制住小緯的父親，後來警察也來了。

小緯昏了過去，被送去急救，幸好沒有大礙。

事後有人喊她梁大膽，其實那個時候她怕得要命，因為那把西瓜刀實在有夠嚇人的，但她想頂多就被砍一刀，至少小緯不會有生命危險，如今事情過了好幾天，可她只要一想起來，還是害怕得雙手直發抖。

以後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她不確定自己會不會再做一次，因為那實在是太恐怖了，不過，她很高興看到小緯帶著燦爛笑容出院。

雖然一開始她是因為君翰哥而決定當護理師，可是她真的很喜歡這份工作，看到病患健康出院，便覺得這個工作一點也不辛苦。

尹文佐中午帶著五個高級的鰻魚便當來到白弘霖醫院。

白醫生一份，小唐和亮平也各一份，剩下兩份是他和梁小靜的，因為卓仁還不能進食。後來孫元浩跟卓尚毅也來醫院了，但很抱歉，沒有買他們兩個人的，因此他們兩人只好到外面去吃午餐。

小唐搬來一張小圓桌，方便尹文佐跟梁小靜在房門口吃午餐，至於他跟亮平則跑去前面跟白醫生一起吃。

其實梁小靜也想去前面吃，她一點也不想要跟尹文佐坐在一起吃東西，又或者尹文佐可以和他們去前面吃，她自己守在門口吃就行了，不過，她不知道怎麼開這個口，又怕惹火他。

當尹文佐打開鰻魚便當，梁小靜的目光完全被上頭幾片油亮亮又香噴噴的烤鰻魚給吸引住了，無法去想其他的事，只想要大快朵頤。

梁小靜細細品嚐著，盡量把注意力放在好吃的鰻魚便當上，不去在意旁邊坐的人，幸好他也沒有開口跟她說話，實在太慶幸了，不然她怕會吃得不痛快。

當尹文佐吃完便當，梁小靜還吃不到一半，鰻魚更是只吃了一片而已，他看了下後，拿起筷子從她的便當盒裡夾了一片鰻魚咬了一口。

梁小靜沒想到尹文佐會偷吃她的鰻魚，不高興的說：「尹醫生，你為什麼要偷吃我的鰻魚？」

「我看妳都沒有吃，我以為妳不喜歡吃，想說幫妳吃掉好了。」

「我哪有不喜歡吃，我只是把最喜歡吃的東西放在後面吃而已。」梁小靜很哀怨，平白少吃一片烤鰻魚。

「這樣啊，那好吧，我只咬了一口，剩下一半還給妳。」

「不用還了，你直接吃掉就行了……唔！」尹文佐直接把那半片鰻魚塞進她的嘴裡。

梁小靜氣得臉紅，她一點也不想吃尹文佐的口水，可是吐掉的話又怕他生氣，而且也很浪費，內心掙扎了幾秒，最後決定把鰻魚給吃下肚。

老實說，不用去想這鰻魚上有尹文佐的口水的話，味道還是很好吃的，這麼一想，心裡覺得好受多了。

尹文佐其實也看得出來梁小靜想去前面吃，想也知道她並不想跟他一起吃，因此他故意拿出三份交給小唐到前面去吃，然後說他和梁護理師要在這裡吃午餐。

對於她不想跟他一起吃東西，讓他很不高興，不過看到她盯著鰻魚飯幾乎要流口水的樣子，又覺得好笑又可愛。

看到梁小靜在自己的身邊，他就是忍不住想要捉弄她，以前在醫院偶爾遇到，不會刻意接近但又忍不住注意，現在她來到自己的身邊，更讓他無法忽視。

其實她跟小時候一樣，完全沒有變，儘管很害怕，但正義感十足。

然後，他又想逗她了。

「梁小靜，瞧妳的表情，我看妳也不是真的很喜歡吃鰻魚，不如還是我來幫妳吃好了。」

「不用了，我馬上吃完。」只剩下兩片，梁小靜一口氣全塞進嘴裡。

看到梁小靜雙頰鼓鼓的模樣，尹文佐得用力忍住才不至於爆笑出來。

「梁小靜，妳是怎樣，嫌自己的臉頰不夠圓嗎？還是把自己當成松鼠，學松鼠把食物藏在雙頰裡。」聽說松鼠習慣把食物塞在頰囊。

要你管！梁小靜在心裡這麼想著，反正她的臉本來就很圓了，沒差，至少她把剩下的兩片烤鰻魚全吃進嘴裡了，呵呵。

一會兒吃完之後，梁小靜收拾乾淨，請小唐把桌子搬回去，然後她走進病房看到尹文佐正在跟卓仁說話，她不打擾他們，自己坐到旁邊的小沙發上。

卓仁看著梁小靜悶悶不樂的樣子，看樣子剛剛又被尹文佐給欺負了。這小子總是這樣欺負人家小姑娘，不怕把小姑娘嚇跑嗎？

尹文佐看了眼梁小靜，繼續跟卓仁說話。

卓仁的情況又比早上好了許多，已經可以輕聲交談了，關於張全義的事，卓仁說等他好了之後再說，尹文佐點點頭，然後提到傍晚要送他回家休養的事。

此時孫元浩跟卓尚毅也吃完午餐回來了，跟卓仁聊了下手後，三個人走到外邊討論晚上讓卓仁回家休養的事。

一會兒，三個人再度走進病房，尹文佐看了眼趴在小沙發上睡覺的梁小靜，沒有說什麼，之後跟卓仁確認晚上等他從醫院下班後，大家一起過來接卓仁回家休養，畢竟住在這裡很不方便。

之後卓仁讓他們各自去忙，他想休息了，這裡有梁小靜在就行了。

孫元浩跟卓尚毅先回家做準備，暫時把客房當成休養的病房，裡面雜物不能太多，還有，要全部先消毒一遍。

尹文佐回到車上，看到後座放了一件休閒外套，他想了下，拿著外套再度回到白弘霖醫院，小唐他們見到他又回來，以為有什麼事，尹文佐只淡淡說還有話要跟卓仁說。

尹文佐進入病房後，發現卓仁閉著眼睛像是睡著了，他沒吵醒卓仁，只是緩緩走到梁小靜旁邊，將手上的外套輕輕蓋在她身上。

看著梁小靜安靜睡覺的模樣，真的很可愛，他很想摸摸她，但又怕吵醒她，她從昨晚一直照顧卓仁，看來也累了。

不能再看下去了，他得回醫院工作了。

當他轉身走向房門，卻發現卓仁早已經張著眼睛，然後笑了，讓他有點不太好意思，好像做了什麼事被抓包了。

「阿佐啊，你喜歡梁護理師？」卓仁輕笑著問。

「誰喜歡她了，只不過是一隻小松鼠，覺得有點好玩而已。」尹文佐被卓仁笑得有點不自在。

「我很喜歡梁護理師，這個小姑娘很可愛也很單純，所以你不要老是欺負她，應該要做一些

正經的事。」他想要快點喝阿佐的喜酒了，若這個跑了，不知道要等到何時。阿浩也是，都已經三十一歲了，身邊連個女友的影子也沒有，這兩個孩子眼光都特別的高，讓他很擔心。

看到阿浩跟阿佐，便讓他想起自己年輕時和好兄弟尹聖峰一起打混的那段時光，聖峰就是阿佐的父親，年輕時敢拚敢衝，因此受到前老幫主的喜愛，收為義子，之後成為龍幫的幫主。其實阿佐眼光高這點和他父親很像。

聖峰還沒有當幫主之前，就因為外型高大英挺很受到女人喜歡，當了幫主之後，排隊倒貼的女人更是有好幾條街那麼多，但他一個也看不上，不然就說倒胃口，直到遇見阿佐的媽媽，那就是絕對的痴情痴心。

尹文佐明顯不想談論這個話題，別說梁小靜對他還害怕著，他擔心萬一卓仁在她面前亂說什麼那可就不妙了，只怕梁小靜若有翅膀，會飛得離他遠遠的。「仁叔，什麼事也沒有，你別多想，好好休息，我晚上過來接你回家休養。」

「好，你去忙吧！」

看到卓仁閉上眼睛休息後，尹文佐又看了眼梁小靜，這才走出病房。

回到車上的尹文佐，想起梁小靜那張可愛的睡臉，他笑了笑。

他知道仁叔是關心他，只是這事不能急，以前在醫院，梁小靜每次見到他就像老鼠見到貓似的，怕得很，他都不知道她為什麼會這麼怕他。

想起她把所有烤鰻魚全塞進嘴裡的模樣，他又想笑了，他當時應該拍下照片的，那模樣實在太逗趣了。

她是不是已經沒有那麼怕他了？他這麼想著。

想起仁叔說的正經事，難不成要他正經八百的追求她嗎？

也不是不行，但那丫頭肯定不會點頭。

慢慢來吧！他會讓那隻可愛的小松鼠自願且乖乖待在他身邊。

第3章

當尹文佐開車回到醫院，要搭電梯上樓回辦公室時，他看到何管家立在轉角處，他本來想當沒有看到，畢竟這幾天，他幾乎走到哪裡都能看到何管家。

算了，老被這樣跟著也不是辦法，因此尹文佐走了過去。

何忠見到尹文佐走過來，很是欣喜。

「文佐少爺，午安。」何忠微笑著。

「何管家，你有話快說，以後不要再來找我了。」相較何管家的喜悅，尹文佐語氣淡漠。

「文佐少爺，老爺他想見你。」

「你也知道我不會去見他的，叫他死心吧！」尹文佐有點不耐煩。

「文佐少爺，老爺他身體不好，兩個星期前動完手術後，他一直等著你去看他，文佐少爺，請你去探望老爺好不好？算我求你，拜託你了，文佐少爺。」何忠很誠懇的請求著。

「那個江老爺到底一個月是給你多少薪水，讓你為他做到這種程度？」

「老爺和我有著幾十年的主僕情分，是用錢無法衡量的。」何忠今年快七十歲了，不過只要老爺需要他，他就不會退休。

「我知道了，我先回辦公室一趟，等一下再過去。」

「謝謝你，文佐少爺。」

尹文佐回到辦公室之後，猶豫著要不要去看那個江老頭，因為想也知道他要跟自己說什麼話，但是現在說再多都已經沒用了。

想起中午他去找過白醫生，現在白弘霖醫院已經沒有什麼客人上門，因此他問白醫生要不要跟仁叔一起回卓家，就當龍幫的家醫，因為幫裡常有兄弟受傷，而且若他有在旁邊幫忙看照，仁叔會好得更快。

這次仁叔能救回一命，白醫生的功勞不小，若不是他及時幫仁叔輸血，也許仁叔挨不到他趕去動手術，白醫生年紀也大了，一個人獨自在那荒涼的醫院裡實在讓人不太放心，因此才想聘請他當家醫，阿浩也覺得這主意不錯，不然他還想不到其他報答方法。

但白醫生拒絕了，因為他還不想放棄，他很想見兒子一面，不過他也說了，也許哪天他會突然改變心意，到時希望他說話算話。

當然說話算話，不管白醫生何時去卓家都行。

想起白醫生，再想起那位江老爺，一個是想見兒子，卻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一個則是再也見不到女兒了，因為他的母親早在十三年前就已經過世了。

算了，去見一面也好，把該說的都說完，然後，彼此再無任何關係。

幾分鐘後，尹文佐來到國華醫院的特等病房，何忠站在房門口。

「文佐少爺，你來了，老爺在等你，雖然裡面現在有其他人，不過你不用太在意。」

「既然裡面有客人在，我就不進去了，下次再來好了。」

「文佐少爺，老爺請你一定要進去。」他哪肯讓文佐少爺離開，這一走，下次不知道何時才能再請過來。

「怎麼這麼麻煩，知道了，一起進去。」尹文佐跟著何忠進入病房。

進去後，尹文佐發現裡面相當熱鬧，有四個女人，看得出來是老中青三代。

躺在病床上的主人翁江佑民，是國內知名企業晟鋅集團的董事長，至於站在病床邊的四個女人，七十來歲的蔡美蘭是江佑民的繼室，她旁邊年近五十的中年貴婦王琇意則是江家的媳婦，而站在王琇意身旁兩個年輕女子，則是她的大女兒江明儀和二女兒江明涵。

二十五歲的江明儀，目前在自家集團上班，而去年大學畢業的江明涵，去美國遊學一年後，打算下個月也進入自家公司上班。

尹文佐進入病房，就見四個女人齊齊看向他，目光有厭惡、瞧不起，甚至還有狠厲的，若不是他平日定性夠強，恐怕早被這一道道陰狠目光給擊倒，看得出來她們四個非常討厭他，可能還把他當成敵人或仇家。

不過她們會喜歡他才怪，誰讓江董事長屬意要他當集團接班人。

江佑民對妻子媳婦和兩個孫女的表現感到很失望，原本他很希望她們可以跟文佐好好相處，畢竟都是一家人不是嗎？

「妳們都回去吧！我有話要跟文佐說。」

江明涵很不高興，身為么女，她一直很嬌氣。「爺爺，為什麼他一來你就要趕我們回去，他又不姓江，他是個外人。」

江佑民鐵青了臉，低吼，「回去！」

江明涵還想說什麼，但被一旁的奶奶跟媽媽給制止了。

「明涵，好了，別惹妳爺爺生氣，老公，那我們就先回去了。」蔡美蘭狠抓住小孫女的手，不讓她再多話。

四個女人往門口走，經過尹文佐身邊時，江明涵狠狠瞪了他一眼後才走出去。

在其他三人離開後，何忠關上房門，讓病房裡的祖孫兩人好好說話。

「江老爺，你找我來做什麼？跟剛剛那四個女人結仇？」尹文佐嘲諷道。

聽到外孫的話，江佑民嘆了口氣，雙肩低垂，看起來一下子老了好多。

他有著心臟方面的老毛病，兩個星期前心臟病發，緊急送醫手術後，雖撿回一命，但身體虛弱不少，他很擔心哪天自己突然兩腿一伸就離開了，那麼公司該怎麼辦？

兒子早逝，又只有生兩個孫女，看起來沒有多大能耐，因此他找上就讀醫學院的外孫，希望將他培養成集團接班人，只可惜這麼多年來，外孫對他的態度始終很冷淡。

現在外孫這麼說，他知道就算他開口了，還是一樣的答案。

老實說，他真的很後悔，當年為了不成材的兒子，失去了冰雪聰明的女兒，現在連這麼優秀出色的外孫也不認他這個外公，他縱使有金山銀山也填補不了心中那股懊悔的黑洞。

「文佐，外公還是想要你繼承我的公司，你真的不願意嗎？」儘管希望不大，但江佑民還是再問一次。

「對，我不願意。」尹文佐堅定拒絕。

「我跟你說，外公的身體撐不了幾年的，就當成是我最後唯一的心願，你也不肯幫我達成嗎？」倚老賣老，尹文佐不吃這一套。「我說江老爺，你也別把自己說得那麼可憐，你忘了，你身邊還有老婆、媳婦以及兩個孫女，你就讓她們去繼承吧。」

「文佐，你媽媽去世之前跟你說了什麼？」

「幹麼突然問這個？」

「我想知道你媽媽是不是一直很恨我這個做父親的，沒有好好疼愛她，還讓她傷心的離開江家。」江佑民哽咽著說。

尹文佐看著一臉哀傷的江佑民，曾經他覺得因病去世的媽媽很可憐，但現在看到江佑民，似乎活著的人也一樣可憐。

不過那也是他們父女之間的事，他這個做兒子、做外孫的，不想插手管那幾十年前的舊事。

「江老爺，我不知道我媽媽她恨不恨你，因為我很少聽她提起過你，只有她生病過世前幾個月有說了一些，她從沒有說過恨你的話，倒是說了她從不後悔離開江家，所以江老爺，你也別再為以前的事後悔了，放寬心過日子，這樣才可以多活幾年。」

尹文佐到底還是沒有把話說絕，不是他心軟，他大概是怕萬一害江佑民再次心臟病發，還要再緊急搶救一次，太麻煩了。

「江老爺，你好好休息，還有，我看過你的病歷，你身體情況沒有你說的那麼糟糕，總之，以後沒事別再找我了，就這樣。」

尹文佐走出病房，後面傳來老人家嗚咽的哭聲，因此他讓何忠進去好好安慰他家老爺，他幫不上忙。

離開頭等病房，尹文佐沒有馬上回辦公室，而是站在窗子前看著窗外的天空，藍天白雲，今天的天氣還不錯。

他媽媽不恨江老爺嗎？他覺得應該是恨極了。

還記得媽媽過世前跟他說過的話，當年她決定離開江家，踏出大門的第一步，她就對天發誓，今生不再是江家人，不再是江佑民的女兒。

媽媽並要他牢牢記住，因為她已經不是江家的女兒，因此他也不是江家的外孫，他明白，媽媽大概是擔心他日後會回去認外公，畢竟外公那麼有錢，不想讓媽媽走得不安心，他答應了媽媽，絕對不會認什麼外公。

想起江佑民剛剛的傷心哭泣，他可憐嗎？但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不是嗎？就各過各的生活吧。

尹文佐收起內心那複雜的情緒，沉著臉走回辦公室。

從醫院離開的蔡美蘭跟媳婦還有兩個孫女，除了大孫女回公司繼續上班，其他三人則回了江家。

因為江明涵也打算要去公司上班，因此今天蔡美蘭跟媳婦帶著她先去公司走一趟，也要總經理好好安排江明涵的職位，下個月開始上班，之後跟大孫女一起去吃午餐，吃完午餐，她們便到醫院探望丈夫。

哪知就這麼剛好，見到丈夫找外孫講話，他們之間還能講什麼，不就是要讓尹文佐繼承公司？好歹也當了幾十年的夫妻，她還不了解那個老頭嗎？

當年為了讓她替他生下的兒子認祖歸宗，就算逼死元配、弄得女兒離家出走，他也在所不惜，沒想到幾十年後事情卻翻轉了，現在她只有孫女，而過世的元配卻有外孫。

那個外孫還很成材，是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還是個很出色的外科醫生，那老頭怎麼可能會放棄那麼優秀的外孫，然後讓孫女繼承公司呢？

當年她用盡一切手段才換來今日董事長夫人的位置，但轉眼間，江家所有的一切都將變成別人的，叫她怎麼甘心，如何吞下這口氣！

「奶奶，現在我們該怎麼辦？爺爺一看就是要讓尹文佐繼承公司，那我跟姊姊不就什麼都沒有了！」江明涵氣急敗壞的說著，想起爺爺為了尹文佐而將她們全趕出病房，她就氣恨不已。她從小就知道爺爺並不喜歡她跟姊姊，只因為她們是孫女。

王琇意這個做媳婦的也是一臉憂色，因為她很清楚公公的想法，丈夫對工作不上心就算了，還特別愛花天酒地，因此惹得公公既失望又生氣，連帶的對兩個孫女也不喜，甚至嫌棄她們不夠聰明。

婆婆跟她說，只要生下孫子給公公就行了，要她多努力一點，誰知道丈夫跟外遇對象因為酒駕而發生車禍，外遇對象只是輕傷，她丈夫卻傷重不治，這下她根本就生不了兒子了。

本來她也覺得有沒有兒子無所謂，畢竟公公只有兩個孫女，家業不給孫女還能給別人繼承嗎？

哪知道公公竟起了想讓外孫繼承公司的念頭，這才讓她感到緊張，讓大女兒大學一畢業就馬上進入公司上班，小女兒雖說嬌氣了點，不過在她和婆婆的勸說下也決定到公司上班。

王琇意不知道婆婆有什麼打算，難道是想就算將來由尹文佐繼承公司，兩個孫女也要分得一半以上的公司股權嗎？可是依照她對公公的了解，公公應該不會答應那麼做，有可能到最後她們就只分得一些房產罷了。

江明涵愈想愈氣，只因為她們是孫女就不能繼承家業？爺爺重男輕女的觀念也未免太過分了。

「奶奶，妳別悶不吭聲，快點想想辦法，絕對不能讓尹文佐繼承公司，江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跟姊姊的。」江明涵恨恨說著。

「明涵，妳放心，我不會讓那種事情發生，尹文佐他想要繼承公司，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好了，我累了，先回房間休息了。」

蔡美蘭起身走回房間，陰狠的眼神裡日露殺氣。

晚上，卓仁在眾人小心翼翼的護送下離開白弘霖醫院，回到卓家大宅。

梁小靜這個護理師當然也跟著前往卓家大宅，在卓仁一切都安置妥善之後，她總算可以回家了。

兩天沒洗澡，雖說也沒有流什麼汗，不是真的很髒，但是梁小靜此刻只想好好泡個澡，然後早點上床睡覺，因為這兩天她加起來睡不到三個小時。

此時向餐廳訂的晚餐送來了，不過梁小靜並不打算留下來吃晚餐。

老實說，跟尹文佐一起吃飯已經夠教人膽戰心驚了，現在還得跟一群黑道弟兄一起吃晚餐，就算再好吃的菜，她恐怕也吃不出味道吧！因此她決定回家。

「抱歉，我不跟各位一起用餐了，因為我媽媽煮了晚餐等我回家吃呢，我先回去了，各位慢慢吃。」

「梁小姐，這兩天辛苦妳了，謝謝妳，改天再好好請妳吃頓飯。」孫元浩本來打算買份禮物送給梁小靜的，不過尹文佐說禮物由他買，他請吃飯就行了。

「梁小姐，真的很謝謝妳細心照顧我爸爸，謝謝妳。」卓尚毅也過來誠心向梁小靜道謝。

「不用這麼客氣，那麼不擔誤大家吃晚餐，我先回去了，再見。」

梁小靜有點困惑，怎麼好像沒有看到尹醫生？難道他還在仁叔的房間，大概吧！老實說，尹醫生才是最應該跟她說謝謝的人，因為是他請她來幫忙照顧仁叔的，但現在卻不見蹤影。

不過不在也好，為了聽他向自己說聲謝謝，搞不好還要被捉弄一番呢！

當梁小靜剛走出卓家大宅門口時，隨即被叫住了。

「梁小靜，上車，我開車送妳回去。」

梁小靜驚了下，尹醫生？他怎麼會在這裡的？聽到他要開車送她回家，她馬上搖頭拒絕。

「尹醫生，不用那麼麻煩了，我自己坐計程車回去就行了，大家都在裡面吃晚餐，你也快點進去一起吃吧。」她不太想再跟尹文佐有任何交集。

尹文佐走到副駕駛座，然後打開車門。「上車，我送妳回去。」

梁小靜吞嚥了下口水，看來尹醫生是非送自己回家不可了，但為什麼呢？難道是仁叔要他這麼做的？有可能。

梁小靜本來還想開口拒絕的，不過想想還是算了，犯不著為了這麼點小事又再次得罪尹文佐，反正可以省下計程車費，其實也不錯。

最後梁小靜坐上車，讓尹文佐開車送自己回家。

上車之後，尹文佐問梁小靜家住在哪裡，梁小靜想了下，回答在哪個路口停車就行了。

「妳家住在馬路上？」

「不是，我是怕太麻煩尹醫生了，怕你回去晚了就只剩下剩菜可以吃，所以在路口下車就行

了，我可以自己走回去。」

「一點也不麻煩，告訴我住址。」尹文佐又問了一次。

看到尹文佐繃起臉來，這次梁小靜乖乖的說出家裡的地址。

之後梁小靜本來想裝睡，不料卻聽到尹文佐喊了她。

「梁小靜。」

「是。」

「妳為什麼會怕我？」

梁小靜呆了下，怕人還要有原因喔？她想了下，原因不就是因為他生她的氣嗎？如果他可以說說為什麼生她的氣，那就好了。

因此她很認真的回答：「我會怕尹醫生，那是因為尹醫生你每次見到我都像在生氣的樣子，可我又不知道自己哪裡惹到你了，當然會害怕。所以尹醫生，你要不要跟我說，你究竟為什麼生我的氣呢？」

「我不是說了，讓妳自己想。」

「可是我就是想不到，尹醫生你就行行好跟我說原因，這樣以後你見了我就不會再生氣，我也不會害怕你了。」

「我不要說。」尹文佐微怒的說著。

他不要說？不知道為什麼，此刻尹文佐的回答讓她想起了醫院裡那些特別任性的孩子，看到藥就喊著「我不要吃藥」，看到針就喊著「我不要打針」。

他的回答感覺就像是個正在使性子的孩子，可他是尹醫生耶，長得高大不說，表情也很冷酷，和使性子的孩子根本就不像。

她猜大概是這兩天她太累了，覺也睡得太少了，腦袋無法好好運轉和思考，因此產生了錯覺。不過面對那些愛使性子的孩子，態度太過強硬是不行的，有時還會把他們給嚇哭了，細聲哄著比較有用。

因此，她放低放柔聲音。「尹醫生，請你不要生氣，我也不是故意要怕你的，只是因為你生氣而已，所以，你若不生氣，我就不會怕你了。」

尹文佐瞄了她一眼，表情緩和了許多。「我想妳就不用再問我之前為什麼對妳生氣，就如妳說的，我不再對妳生氣，妳也不用再對我感到害怕了。」

梁小靜沒想到用哄的這招有用，尹醫生這麼快就妥協了？所以，他剛剛真的是在使性子嗎？此時車子來到梁小靜住的公寓大樓前面，梁小靜向尹文佐說了聲謝謝他送她回家後便自己開車門下車了。

「梁小靜，等一下。」

尹文佐也跟著下車，然後走到梁小靜的面前。「我忘了跟妳說聲謝謝，謝謝妳這兩天辛苦的照顧仁叔，真的很謝謝妳。」

她居然聽到尹醫生對她說謝謝耶，而且態度和語氣都很溫柔，這該不會又是他故意在捉弄她的吧！但等了好幾秒，都不見他再說些什麼嘲諷話語，所以，他是真心向她道謝的？

「小靜。」

聽到媽媽的聲音，梁小靜還以為自己聽錯，結果一轉身果真看到媽媽從遠處走來，手上還拿著東西。

「媽，這個時候妳怎麼會從外面回來呢？」她媽媽是保險業務員，爸爸的工作是銀行保全，是很普通的雙薪家庭。

「還不是妳爸爸，下了班從黃昏市場買了一包絞肉、韭菜還有水餃皮回來，說他突然很想吃餃子，怕我不答應，還說什麼突然想吃水餃的話，水餃就是金元寶，代表會有好事發生，愛吃就說，扯那麼多。還好妳大哥跟大嫂也想吃餃子，他們負責包餃子，妳爸負責下鍋，我就出來買些醬料。」葉慈蓮說完，看向剛剛跟女兒說話的高大男人。「小靜，這位先生是誰？」

「媽，他是我醫院外科的尹醫生，我剛剛搭他的車子回來，他剛好要回去了。尹醫生，今天謝謝你開車送我回來。」

聽到女兒介紹是外科醫生，葉慈蓮眼睛亮起來，難道老公說的會有好事發生，真的發生了？

「小靜，等一下，妳這樣太沒有禮貌了，人家尹醫生專程開車送妳回來，妳怎麼可以就這樣讓人家回去了，至少要請尹醫生到家裡坐一下，喝杯飲料。」

「媽，不用了，尹醫生他還要趕回去吃晚餐呢！」

「尹醫生，你還沒有吃晚餐嗎？那正好，我們家裡今晚吃水餃，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吃水餃呢？」葉慈蓮開口邀請。「對了，還沒有請教你貴姓大名？」

「伯母，妳好，我叫做尹文佐，叫我阿佐就行了，對於妳的晚餐邀請，我很樂意。」尹文佐微笑回答。

「哈哈，好，夠爽快，我喜歡。」葉慈蓮個性也不拘小節。

看著媽媽跟尹文佐一起走進公寓，梁小靜還不太明白發生什麼事了，怎麼她媽媽才第一次見到尹文佐就邀請他到家裡吃晚餐，然後他居然答應了，還說叫他阿佐？這個人該不會是假的尹文佐吧！

尹文佐來到梁家，站在客廳裡，梁家人頓時成為哈比人。

梁小靜身高是一百六十公分，但她媽媽跟大嫂都比她矮了些，她大哥不到一百七十公分，她爸爸也是，這顯得尹文佐很鶴立雞群。

儘管如此，梁家人還是很歡迎尹文佐到他們家做客，聽說他特地開車送梁小靜回家，對他更是熱情招待。

然後，水餃吃了，茶也喝了，居然還一直坐在客廳裡聊天，她爸媽和哥哥就算了，他們本來就很好客，但尹醫生呢？

算了，他們聊他們的，梁小靜進入廚房善後、清洗碗盤，李慧娜也進來幫忙。

「大嫂，妳不用幫我了，我自己整理就行了，忙了一個晚上，妳先去休息，不然去客廳跟他們聊天也行。」女人懷孕很辛苦，廚房一點小家事不用兩個人做。

「我還好，沒有真的那麼累，妳洗，我來擦乾。」李慧娜拿起旁邊乾淨的抹布擦乾盤子，再放進碗籃裡。

「嗯。」梁小靜洗著盤子。

李慧娜神色有異的偷瞄著認真洗碗盤的梁小靜，其實她本來進廚房是想跟她說一件事的，關於她剛剛收到的簡訊，不過後來想想還是決定不說了，因為那和小靜沒有任何關係。

倒是她很訝異尹文佐來家中作客的事。

「小靜，我覺得緣分真是巧妙，怎麼那麼剛好尹醫生開車送你回家，就遇上去買東西回來的婆婆呢！」聽到是尹文佐開車送她回來，李慧娜又心生想把他跟小姑湊成一對的想法。

「大嫂，媽不清楚狀況，妳應該很了解尹醫生的個性，我跟尹醫生一點曖昧關係也沒有。」別說曖昧了，尹醫生可還在生她的氣呢，雖說他剛剛說了不氣了，但誰知道呢！

「我就是因為了解尹醫生的個性才感到很好奇，他為什麼會答應婆婆的晚餐邀請呢？以往他在醫院甚少與人打交道，但剛剛他可是很高興的吃了兩盤水餃呢。小靜，妳怎麼看？」李慧娜覺得這多少和梁小靜有關係。

「我怎麼看？老實說，我覺得他是假的尹醫生。」

李慧娜噗哧了聲，然後呵呵笑了起來。「小靜，妳真是太有才了。」

「大嫂，別笑了，我沒有在開玩笑，像妳說的，尹醫生一向表情冷漠，習慣獨來獨往，可是在我們家的這個尹醫生卻變了個人似的，跟爸媽還有大哥明明是第一次見面，卻聊得像是認識很久的朋友似的，所以，他是假的尹醫生。」

看她煞有其事，說得有模有樣，李慧娜笑到不行。

廚房這邊，李慧娜呵呵呵不停的笑著，客廳裡同樣很歡樂。

「阿佐，看你這麼喜歡我們家包的水餃，記得以後有空常來，伯母隨時包餃子給你吃。」一晚下來，葉慈蓮叫阿佐已經叫得很順了。

「好，謝謝伯母。」

「不用這麼客氣，不過阿佐，你今年幾歲？」

「三十一歲。」

「有女朋友嗎？」

「沒有。」

葉慈蓮一連問了好幾個私人問題，知道尹文佐現在單身沒有女朋友，她欣喜不已，然後繼續問：「那你喜歡什麼樣的女孩呢？」

「我喜歡臉蛋有點圓，單純又可愛的女孩。」

這說的不就是她家小靜？葉慈蓮一聽，狂喜不已，一旁梁家的大家長梁仁勝也明白這點，同樣開心不已。

至於梁正凱，比起他爸媽已經把尹文佐當成未來女婿，他更感謝他。

妻子曾經把尹文佐幫助她的事一五一十都告訴他，讓他很感動，那時他就很想認識對方，想謝謝他，雖然才相處不久，可是他也喜歡這個未來妹婿。

一頓晚餐吃得賓主盡歡，最後葉慈蓮讓女兒送尹文佐到一樓。

「梁小靜，我很喜歡妳的家人，他們都很熱情又好客。」

尹文佐終於知道為什麼梁小靜這麼單純又可愛，在這種家庭長大，爸爸話不多，但和善務實；媽媽話多，但爽朗不拘小節；愛笑的哥哥忠厚老實，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偶爾會痴痴看著自己，總之，他們跟梁小靜一樣，善良又可愛。

梁小靜有點無法認同尹文佐說的話，她對今晚的狀況感到十分不解。「尹醫生，你才第一次和我家人見面，怎麼可能就喜歡他們了呢！」她明顯的不相信。

尹文佐看著梁小靜。「我問妳，當日小緯被他父親挾持用來威脅他母親，妳為什麼會衝上去搶下西瓜刀？」那件事，他事後偷偷調查了下。

「小緯是個貼心又可愛的孩子，他也是個愛笑的孩子，我很喜歡他，他若因此而死在那樣自私自利父親的手下，真的太不值得也太可憐了，所以我才去搶下西瓜刀的。」

「那妳認識小緯多久？」

「我……」梁小靜本來要回答兩天，然後明白了尹文佐為什麼突然問起小緯的事。

「我相信時間應該不長，但妳已經很喜歡那個孩子，喜歡到甚至為了他而去搶下西瓜刀，那麼妳說，我為什麼就不可能喜歡妳的家人呢？何況，他們是妳的家人，妳應該很了解他們是怎樣的人，我會喜歡他們，很奇怪嗎？」

他父親是黑道幫主，最後卻死在黑道爭搶地盤的惡鬥裡；他母親是豪門千金，最後卻落得傷心離家。今天在梁小靜家裡作客，儘管梁家人的社會地位並不高，不是什麼精英分子家庭，卻讓他感受到什麼叫做平凡的幸福，梁家總是充滿笑容和歡樂，讓他很羨慕。

尹文佐看到梁小靜臉上還有著不解，又問：「妳到底在困惑什麼？」

「我就是覺得今天晚上的尹醫生，不是我所認識的尹醫生，不騙你，我甚至還想著你是假的尹醫生。」梁小靜說出自己的想法。

「我是假的尹醫生？」他真是敗給她了。「這樣好了，妳要不要捏捏看，看看我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怎麼捏捏看？」

「就像這樣。」他伸手捏著她的臉頰，這次還雙手一起捏著。好吧！他承認他有點小生氣，因為她居然說他是假的尹文佐，他能不氣嗎？看到他跟她的家人相處得這麼好，她到底在不高興什麼？

捏完那嫩嫩的臉頰後，尹文佐這才有些解氣，不過當他看到梁小靜的雙頰看起來有點紅，頓時又有點後悔自己下手太重了，因此想再伸手去摸摸她，不料梁小靜卻摀住雙頰。

「別捏了，我知道你是真的尹醫生，行了吧！」這次他捏得有點痛，不過這也證明他是真的尹文佐。

其實她當然知道他是真的，她只是對他和她的家人相處得這麼好感到不解，她一直以為他是個高高在上的人，至少給人感覺有點高傲。

可是，他卻跟她的家人一起坐下來吃水餃，還吃得津津有味，甚至不覺得她媽媽話太多，幾乎是有問必答。

其實這兩天照顧仁叔，她有些看明白了，儘管他們是黑道，但日子過得矜貴又豪華，本來她以為尹醫生是因為要謝謝她而刻意買來昂貴的鰻魚便當，誰知道小唐說他們常吃，而且還如數家珍哪家的烤鰻魚便當最好吃。

之後小唐去買下午茶回來，買的是五星級飯店的下午茶。

亮平說這沒什麼，還說浩哥最挑嘴了，大概會瞧不上這家的下午茶點心，近千元下午茶點心還瞧不上？

之後仁叔回家，她喝著他們泡的茶，一聽說價格，讓她拿杯子的手都抖了抖，而他們晚餐訂的也是高級餐廳的菜餚，雖說是黑道，但他們的生活過得富貴奢華，算是另類的豪門了。

總之，她也無須想太多，因為過了今晚，她和尹文佐就沒有交集了。

尹文佐彷彿看穿了梁小靜的心思，因此他開口，「梁小靜，妳不是說我不生氣，妳就不害怕我了嗎？」

「對。」這話是她自己說的。

「那好，那我們就好好做朋友吧。」尹文佐說著。

尹醫生想跟她當朋友？梁小靜驚訝不已，她才想著今晚過後兩人就沒有交集了，現在尹醫生卻突然說要跟她當朋友，她要怎麼回答？

搖頭拒絕大概是不行的，尹醫生肯定會生氣，好不容易她才哄得他不再對她生氣了，她怎麼可能再次得罪他。

可要跟他當朋友，她又覺得怪怪的。

梁小靜頓時有些為難，到底要搖頭還是點頭？

正當梁小靜猶豫著要怎麼回答尹文佐時，一旁有人叫著她。

「小靜，為什麼妳會跟尹醫生在一起？」

梁小靜看著從昏暗處走過來的蕭君翰，很是吃驚。「君翰哥，這麼晚了，你怎麼會在這裡？」

Crescent